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二十

詳校官中書臣李采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葛顏錫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二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書志六

地理志 漢 班固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

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後王教成也漢承百王之末國土變改民人遷徙成帝時劉向畧言其地分丞相張禹使屬潁川朱贛條其風俗猶未宣究故輯而論之終其本末著於篇

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壄也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昔后稷封斄公劉處豳太王徙郊文王作酆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

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鄭國穿渠引涇水溉
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饒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
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
人及豪桀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彊幹弱支非獨為
奉山園也是故五方雜厝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
富人則商賈為利豪桀則游俠通姦瀕南山近夏陽多
阻險輕薄易為盜賊常為天下劇又郡國輻湊浮食者
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貴人車服僭上衆庶放效羞不相

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過度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轔四𡗝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孔子曰君子有勇而亡誼則為亂小人有勇而亡誼則為盜故此數郡民俗質木不恥寇盜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時攘

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絶南羌匈奴其民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誖逆亡道家屬徙焉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為天下饒保邊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馬為務酒醴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俗風雨時節穀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於內郡此政寛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并以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南賈滇僰僮西近邛莋馬旄牛民食

稻魚亡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泆柔弱褊阸景武間文翁為蜀守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及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於世鄉黨慕循其迹後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故孔子曰有教無類武都地雜氐羌及犍為牂柯越巂皆西南外夷武帝初開置民俗畧與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頗似焉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

六秦豳吳札觀樂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舊乎

魏地觜觿參之分壄也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邶庸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庸之民于雒邑故邶庸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庸曰在浚之郊邶又

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庸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衛曰
瞻彼淇奥河水洋洋故吳公子札聘魯觀周樂聞邶庸
衛之歌曰美哉淵乎吾聞康叔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至十六世懿公亡道為狄所滅齊桓公帥諸侯伐狄而
更封衛於河南曹楚丘是為文公而河内殷虚更屬於
晉康叔之風既歇而紂之化猶存故俗剛彊多豪桀侵
奪薄恩禮好生分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
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

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它人是媮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吳札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側吳札聞魏之歌曰美哉渢渢乎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周地柳七星張之分壄也昔周公營雒邑以為在于土中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師至幽王淫褒姒以滅宗周

子平王東居雒邑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至襄王以河内賜晉文公又為諸侯所侵故其分墬小周人之失巧偽趨利貴財賤義高富下貧憙為商賈不好仕宦

韓地角亢氏之分墬也詩風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鄭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虛也周宣王弟友為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内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頴之間乎子男之國虢會為大恃

勢與險崇侈貪冒君若寄帑與賄周亂而敝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亡不克矣桓公從其言乃東寄帑與賄虢會受之後三年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會之地右雒左泲食溱洧焉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菅兮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此其風也吳札聞鄭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陳本太昊

之虚周武王封舜後嬀滿於陳是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吳札聞陳之歌曰國亡主其能久乎潁川南陽本夏禹之國夏人上忠其敝鄙朴秦既滅韓徙天下不軌之民於南陽故其俗夸奢上氣力好商賈漁獵臧匿難制御也宛西通武關東受江淮一都之會也宣帝時鄭弘召信臣為南陽太

守治皆見紀信臣勸民農桑去末歸本郡以殷富潁川韓都士有申子韓非刻害餘烈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貪遴爭訟生分為失韓延壽為太守先之以敬讓黄霸繼之教化大行獄或八年亡重罪因南陽好商賈召父富以本業潁川好爭訟分異黄韓化以篤厚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信矣

趙地昴畢之分壄也趙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亂餘民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椎剽掘冢作姦

巧多弄物為倡優女子彈弦跕躧游媚富貴徧諸侯之後宮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其土廣俗雜大率精急高氣勢輕為姦太原上黨又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嫁取送死奢靡漢興號為難治常擇嚴猛之將或任殺伐為威父兄被誅子弟怨憤至告訐刺史二千石或報殺其親屬鍾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懻忮好氣為姦不事農商自全晉時已患其剽悍而武靈王又益厲之故冀州之

部盜賊常為它州劇定襄雲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
齊衛楚之徙其民鄙朴少禮文好射獵鴈門亦同俗
燕地尾箕分壄也南通齊趙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初太
子丹賓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為俗至今猶然
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取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為榮後
稍頗止然終未改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
敢於急人燕丹遺風也上谷至遼東地廣民希數被胡
寇俗與趙代相類有漁鹽棗栗之饒北隙烏丸夫餘東

賈真番之利玄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濊貊句驪蠻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子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取無所讐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户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及內郡賈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臧及賈人往者夜則為盜俗稍益薄

今於犯禁寖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

齊地虛危之分壄也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萴湯時有逄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為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為太公詩風齊國是也臨甾名營丘故齊詩曰

子之營兮遭我虖嶩之間兮又曰竢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吳札聞齊之歌曰泱泱乎大風也哉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古有分土亡分民太公以齊地負海舄鹵少五穀而人民寡迺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後十五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故其俗彌侈織作氷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經術矜功名

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始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為俗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慎哉昔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殺之臣其後二十九世為彊臣田和所滅而和自立為齊侯至孫威王稱王五世為秦所滅臨甾海岱之閒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云

魯地奎婁之分埜也周興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為魯侯以為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近正也瀕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齗齗如也孔子閔王道將廢迺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周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

後世寖弱矣故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季氏逐昭公陵夷微弱三十四世而爲楚所滅今去聖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庠序衰壞地陿民衆頗有桑麻之業亡林澤之饒俗儉嗇愛財趨商賈好訾毁多巧僞喪祭之禮文備實寡然其好學猶愈於它俗漢興以來魯東海多至卿相

宋地房心之分壄也周封微子於宋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虚也濟陰定陶詩風曹國也武王封弟叔振鐸於

曹其後稍大得山陽陳留二十餘世為宋所滅昔堯作游成陽舜漁靁澤湯止于亳故其民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食以致畜臧宋自微子二十餘世至景公滅曹滅曹後五世亦為齊楚魏所滅參分其地魏得其梁陳留齊得其濟陰東平楚得其沛故今之楚彭城本宋也春秋經曰圍宋彭城宋雖滅本大國故自為分壄沛楚之失急疾顓已地薄民貧而山陽好為姦盜

衛地營室東壁之分壄也衛本國旣為狄所滅文公徙楚丘三十餘年子成公徙於帝丘故春秋經曰衛遷于帝丘今之濮陽是也本顓頊之虛故謂之帝丘夏后之世昆吾氏居之成公後十餘世為韓魏所侵盡亡其旁邑獨有濮陽後秦滅濮陽置東郡徙之於野王始皇旣并天下猶獨置衛君二世時乃廢為庶人凡四十世九百年最後絶故獨為分壄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周末有子路夏

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剛武上氣力漢興二千石治者亦以殺戮為威宣帝時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承聖恩崇禮義尊諫爭至今東郡號善為吏延壽之化也其失頗奢靡嫁取送死過度而野王好氣任俠有濮上風

楚地翼軫之分壄也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曽孫熊繹於荊蠻為楚子居丹陽後十餘世至熊達是為武王寖以强大後五世至嚴王總帥諸侯觀兵周室并吞江漢之閒内滅陳魯之國後十餘世頃襄王東徙於

陳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為業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呰窳媮生而亡積聚飲食還給不憂凍餓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漢中淫失枝柱與巴蜀同俗汝南之别皆急疾有氣埶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亦一都會也

吳地斗分壄也太伯初奔荆蠻荆蠻歸之號曰句吳太伯卒仲雍立至曾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

周章弟中於河北是為北吳後世謂之虞十二世為晉所滅後二世而荆蠻之吳子壽夢盛大稱王其少子則季札有賢材兄弟欲傳國札讓而不受自太伯壽夢稱王六世闔廬舉伍子胥孫武為將戰勝攻取興霸名於諸侯至子夫差誅子胥用宰嚭為粤王句踐所滅吳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劒輕死易發粤既并吳後六世為楚所滅後秦又擊楚徙壽春至子為秦所滅壽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之輸亦一都會也始楚

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之娛游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其失巧而少信初淮南王異國中民家有女者以待游士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本吳粵與楚接比數相并兼故民俗畧同吳東有海鹽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

東之一都會也豫章出黃金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江南卑濕丈夫多夭會稽海外有東鯷人分為二十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

粵地牽牛婺女之分壄也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云封於會稽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後二十世至句踐稱王用范蠡大夫種計滅吳度淮與齊晉諸侯會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使賜命為伯諸侯畢賀後五世為楚所滅子孫分散君服於楚後十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

漢興復立搖為越王是時秦南海尉趙佗亦自王傳國至武帝時盡滅以為郡云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州東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畧以為儋耳珠厓郡民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為貫頭男子耕農種禾稻紵麻女子桑蠶織績亡馬與虎民有五畜山多麈麖兵則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為鏃自初為郡縣吏卒中國人多侵陵之故率數歲

壹反元帝時遂罷棄之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畧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為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

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耀威德厚遺黄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藝文志 班固

昔仲尼没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偽分争諸子之言紛然殽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

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畧故有

輯畧有六藝畧有諸子畧有詩賦畧有兵書畧有術數畧有方技畧今删其要以備篇籍

易曰宓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至於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効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及秦燔書

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訖於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篹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

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

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

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而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

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黃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二者相與並行周衰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為節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

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内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

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篹故謂之論語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孝經者孔

子為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為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

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寖不正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

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歴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籒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隷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隷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歴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黄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

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畧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并列焉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

之符也五者葢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為終始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毁所不見終

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序六藝為九種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
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
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孔子曰如有所
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際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
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
苟以譁眾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寖衰此
辟儒之患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

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絶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隂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歴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

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為之則苟鉤鈲析亂而已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

疏從横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為之則漫羡而無所歸心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為之以為無

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誖上下之序小説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説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蠭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説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

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瘉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畧矣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

造端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寖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

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序詩賦為五種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形埶者靁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技巧者習手足

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為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後世爍金為刃割革為甲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

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捃摭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於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𣧑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夫觀景以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以不能由之臣諫不能聽之主此所以兩有患也歷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

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歷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與焉道之亂也患出於小人而强欲知天道者壞大以為小削遠以為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也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於律歷之數而分為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

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以為吉凶而行於世寖以相亂蓍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是故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及至衰世解於齊戒而婁煩卜筮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為忌龜厭不告詩以為刺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易曰占事知來衆占非一

而夢為大故周有其官而詩載熊羆虺蛇衆魚旐旟之夢著明大人之占以考吉凶蓋參卜筮春秋之説訞也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訞由人興也人失常則訞興人無釁焉訞不自作故曰德勝不祥義厭不惠桑穀共生太戊以興雊雉登鼎武丁為宗然惑者不稽諸躬而忌訞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執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

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其形此精微之獨異也數術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春秋時魯有梓慎鄭有裨竈晉有卜偃宋有子韋六國時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漢有唐都庶得麤觕蓋有因而成易無因而成難故因舊書以序數術為六種

醫經者原人血脉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至齊之得猶慈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瘉為劇以生為死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

內情而為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隕性命神僊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專以為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為之矣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大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漢興有倉公今其技

術晻昧故論其書以序方技為四種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二十三至四

詳校官中書臣李　釆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丁　煒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三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志七

游名山志 宋謝靈運

夫衣食人生之所資山水性分之所適今滯所資之累擬其所適之性耳俗議多云歡足本在華堂枕嵓漱流者乏於大志故保其枯槁余謂不然君子有愛已之情有救

物之能橫流之弊非才不治故有屈己以濟彼豈以名利之塲賢於清曠之域邪語萬乘則鼎湖有縱轡論儲貳則嵩山有絶控又陶朱高揖越相留侯願辭漢傅推此而言可以明矣

山栖志 梁劉峻

夫鳥居山上層巢木末魚潛淵下窟穴泥沙豈好異哉蓋性自然也故有忽白璧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行藏紛糾顯晦踏駮無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斯則廟

堂之與江海蓬户之與金閨並然其所然悦其所悦烏
足毛羽瘡痏於其間哉予生自原野善畏難狎心駭雲
臺朱屋望絶高蓋青組且霑濡霧露彌顧閒逸每濯青
瀨息椒丘寤寐永懷其來尚矣蚓專噬壤民欲天縱爰
洎二毛得居巖穴所居為東陽郡金華山東陽實會稽
西部也是生竹箭山川秀麗臯澤坱鬱若其羣峰疊起
則接漢連霞喬木布濩則春青冬緑迴溪映流則十仞
洞底膚寸雲合必千里雨散信卓犖爽塏神居奥宅是

以帝鴻遊斯鑄鼎雨師寄此乘煙故澗勒赤松之名山
貽縉雲之號近代江治中奮迅泥滓王徵士高拔風塵
龍盤鳳栖咸萃兹地良由碧澗素石可致幽人者哉金
華山古馬鞍山也藴靈藏聖列名仙諜左元放稱此山
云可免洪水五兵可合神丹九轉金華之首有紫巖山
山色紅紫因此為稱靡迤坡陀下屬深渚巑岏隱嶙上
虧日月登自山麓漸髙漸峻龍路迫隘魚貫而升路側
有絶澗闕閜㢅豁俯窺木杪焦原石色匪獨危懸至山

將半便有廣澤大川皋陸隱賑予之葺宇實在斯焉三面皆迴山周繞有象乳郭前則平野蕭條目極通望東西帶二澗四時飛流泉清瀾徹霔滴瀝生響白波跳沫汹涌成音並渭瀆通引交渠綺錯懸溜瀉於軒甍激湍迴於堦砌供帳無緶汲盥漱息瓶盆楓櫨椅櫪之樹梓栢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包綠裹杬白蔕抽紫莖橚矗萃蔚梢清風鳴衆籟乖條槲户布葉房櫳中谷澗濱華蘂攢列至于青春緩謝萍生泉動則有

都梁含馥懷香送芬長樂負霜宜男泣露芙蕖紅華照水皐蘇繚葉從風憑軒永眺蠲憂忘疾丘阿陵曲衆欒灌叢地髓抗莖山筋抽節金鹽重於素璧玉豉貴於明珠可以養性消痾還年駐色不藉崔文黃散負局紫丸翺翔羣鳳風貽雨鷇綠翼紅毛素纓翠鬣肅肅毛羽關關好音皆馴狎園池旅食鷄鶩若迺鵁日伺晨響類鐘鼓鳴蛭候曙聲像琴瑟玄猿薄霧清囀飛㹳乘煙咏吟嘈囋嘹亮悅心娛耳諒所以跨躡管籥韜軼笙簧宅東

起招提寺背巖面壑層軒引景邃宇臨崖博敞閒虛納祥生白左瞻右睇仁智所居故碩德名僧振錫雲萃調心七覺詆訶五塵郁列戒香浴滋定水至於熏爐夜爇法鼓旦聞予則跕躧摳衣躬行頂禮詢道哲人欽和至教寺東南有道觀亭亭之崖側下望雲雨蔥樓菌榭隱映林篁飛觀列軒玲瓏烟霧日止却粒之氓歲集神僊之客餌星髓吸流霞將乃雲衣霓裳乘龍馭鶴觀下有石井聳峙中澗雕琢刻削頗類人工躍流瀠瀉渀涌泱

咽雷擊雷吼駭目驚魂寺觀之前皆植修竹檀欒蕭瑟
被陵緣阜外則良田區畛通接山泉膏液鬱潤肥腴鄭
白決漳莫之能擬致紅粟流溢鳧雁充厭春鼈旨膳碧
鷄冬䈉味珍霜鶂𪎭巾取於丘嶺短褐出自中園蕘蔣
逼側於池湖萑蒯駢填於原隰養給之資生生所用無
不阜實籓籬充牣崖巘嵗始年季農隙時閑濁醪初䤋
醥清新熟則田家野老提壺共至班荆林下陳罇置酌
酒酣耳熱屢舞諠呶晟成論箱庾高談穀稼嗢噱謳歌舉

杯相抗人生樂耳此歡豈呰若夫蠶而衣耕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晚食當肉無事為貴不求於世不忤於物莫辨榮辱匪知毀譽浩蕩天地之間心無怵惕之警豈與嵇生齒劒揚子墜閣較其優劣者哉

五洩山水志

明宋濂

五洩山在婺杭越三州境上北距富春南據句無東接浦陽其山水最號奇峭齊謝玄卿嘗以採藥深入其中而宋刁景純吳處厚亦頗游焉自西坑嶺入過遇龍橋

北行二十步始入西潭前横一溪水甚寒履之如氷由溪而前徑小潭傍有𡼶石突起類大甕斜覆乃捫石而登一失足輒墜又行二里所地稍夷曠怪石四瞰峯巒環列獻狀其紋縈縈然類神工鬼斧所雕刻者山多猴遊人恐之輒撒石雨下又前行半里所泉自石竇中出瀏瀏作聲若琴若笙竽泉西流滙為小窪瑩澈泓澄毫髮不隱儵魚數尾洋洋往來如行琉璃瓶中窪左大樹離立極怪偉倒影入水中如畫又前行五十步大石闕

道相傳有巖角肖鷹喙忽夜大雷雨喙崩下聲聞數十里又行三十步榛篠成林翠光浮映衣袂成碧色山蟲崖迴奔遶後先瞬目失所在至此則氣象陰幽絕不類人世如升蓬嶠坐水晶宮烟火氣消盡又自山腰緣葛而前竹篺覆地厚動足輒仆又過十步許抵小潭小潭上曰西潭水流傾沫成白簾濶可七八尺冉冉下注滑而無聲兩傍石崖峭立苔蝕蘚暈時有水珠毿毿滴下歳旱鄉民禱龍於此水或涌取蜥蜴入瓶中持以歸多

驗自過龍橋至此約可五六里皆蛇盤磬折路行若窮又復軒敞其中勝致難得具述或言潭上有石河從石河至三臺塔人跡罕至莫詳也尋故路而出斜迤而東過香爐峰峭拔上有石類香爐故名香爐北有峰圓而童名鉢盂峰或曰肖東甌鴈蕩又名鴈蕩峰自鴈蕩而南峙有白雪峯屹然人立者名玉女峯嶄嶄勢欲柱天者名天柱峯其他諸峯星聯肺附登名圖籍者盖七十有二焉復從崖東折度畧彴橋趨三學士院院唐靈默

禪師道場師嘗降龍於此遺跡尚存由院北深入又百餘步至東潭潭上飛瀑可二十丈瀑怒奓倒擊崖竅中若運萬斛雪從天擲下白光閃閃奪人目睛至潭底輒復逆上有聲如輥雷人笑語咫尺不能辨猶聞甕中聲居人云每天風一號四山林木震撼欲折黑雲下罩杳不知昏曉歲旱投龍者多驗如西潭復北折而西泝潭之源登響鐵嶺度紫閬山村人多舍茅葺閒有平臯數百畆可耕概傍沿石河又行一里所地名石鼓足頓之

鼕鼕鳴越十步至第一潭潭如井睨之正黑投以小石鏘若珮環又越十餘步至第二潭圓如錡釜面廣而底敞大水驅亂石聚其内迫湍復洩去潭下石壁百餘尺險不可寘足從其右懸藤墜下至第三潭潭甚深以綫縋之下不見底其形方狹而長天向陰常有雲氣從中起疑有潛龍人恒以幽悄為病第四潭咸不敢往或以絙圜腰繫巨杙俯崖而瞰潭左右皆楓木其形大概如第二潭而廣袤倍之側有晉劉龍子墓相傳龍子嘗釣

於潭得驪珠吞之化龍飛去後人為壘石作塚或云龍子之母瘞焉世遠不可辨又其下至第五潭即東潭因其水五級故名之為洩云噫造物之委形山水者奇峭有是哉

關中三山志

何景明

終南山在西安府南五十里東自藍田縣界西入咸寧縣界石鱉谷以谷水出與長安咸寧二縣分界東西四十里禹貢終南惇物至于鳥鼠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

梅毛註周之名山終南也春秋左氏傳曰荆山終南九州之險也杜註曰終南在治平武功縣南漢書曰太乙山又為終南山五經要義曰太乙一名終南山在扶風武功縣關中記曰終南一名中南言在天中居都之南也又曰終南太乙左右三十里内名福地三秦記曰太乙在驪山西去長安二百里一名地肺山東方朔傳曰終南山天下之大阻也其山多玉石金銀銅鐵豫樟檀柘異類之物太白山按三秦記曰太白山在武功縣南

去長安二百里不知高幾許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
周地圖記太白山甚高上常積雪無草木半山有積雪
如瀑布則澍雨人常以為候語曰南山瀑布非朝即暮
水經注曰太白山南連武功諸山最為秀傑冬夏積雪
望之皓然吉茂蘇則值亂隱於扶風南太白山中按太
白武功二山在郿縣蓋舊武功縣地也今武功縣本無
此山華山太華之山今在華陰縣西南山海經云華山
之首曰錢來山其形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廣十里

命曰西嶽又西八十里曰小華山又西八十里曰符禺山又西六十里曰石脆山又西七十里曰英山又西五十二里曰竹山又西二百里曰浮山又西百五十里曰峙山又西百七十里曰南山又西百八十里曰大峙山又西三百二十里曰嶓冡山又西三百五十里曰天帝山西南三百八十里曰皐塗山又西百八十里曰黄山又西二百里曰翠山又西二百五十里曰騩山自錢來至於騩山二千九百五十七里按華山三峯中一峯東

西二峯鼎峙盤旋峻極不可窮覽何景明曰太華終南太白實一山延亘不絶太華在華陰終南在長安太白在郿各望其地異號命爾其山首枕嵩芒尾貫羌蜀表裏秦關蓋邦域大紀云

吳越行窩志薛章憲

湖南之衡山在洞庭上其岡巒之軒翔聳拔者凡為峯七十二金陵之大江在鍾山下其川隩之停蓄演漾者凡為陂三十六皆古之奇觀蓋山與水交相賛者也故

歷代侈之以誇於四方恒自恨生長遐僻動越數百千里徒心馳目想而已乃者揮手囂煩放情丘壑於吳越之區得勝處二焉在吳曰聚塢去城一舍而遠却負疊障前臨太湖與杭頡爭雄地産楊梅特佳形色味皆夐絶他所傾筐入市人望而知之爭售立盡輙得重貲湖中有山計其數與衡等昔人謂七十二朶青芙蓉是以作草閣臨之馮崖架广高出木末可隱几而指數也因命七十二峯閣在越曰横裏去城一舍而近衡六里有

奇縱二十里有奇綿亘迤邐多陂澤渠塘平陸纔十之二居民植藕芡為生收其入反出禾麥上直亦再倍於平壤夏秋之交彌望皆織文繡段人人刺艇子出入其間扣舷鼓枻歌呼相答不自意為人間世也築室三楹茨以生草墍之塗泥命為三十六陂館陂則當不止是而云然志舊好也歲之日居以課子姓出以事登陟大率畧相半焉所謂七十二峯與三十六陂者則又平分之矣蘓長公嘗言山翁不出山溪翁常在溪不如野翁

來往溪山間吾其得而兼之遂自稱浮休野人則自詫曰吾幸生太平之世身無病心無憂有菽粟以具饔飧有鷄豚以供伏臘韋布陋矣聊以禦燠寒室廬隘矣聊以庇風雨行無所牽止無所泥任情率意委順逍遥貴歟賤歟壽歟夭歟付之造物者一不置肝鬲間也各丐太僕李公先生題字揭之楝上以告來者使知盛世之民沐浴膏澤涵煦至化雖野人之愚亦能順時知命處困而亨鳥雲飛而魚川泳無不遂其生也衡門之木則

感暑曰浮休野人家信有侈心如登龍斷者無以自解云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二十二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二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志八

永州鐵爐步志　唐柳宗元

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余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為鐵爐者無有問之人曰蓋嘗有鍛鐵者居其人去而爐毀者不知年

矣獨有其號冐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冐焉若是耶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猶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冐於號有以異於兹步者乎向使有聞兹步之號而不足釡錡錢鎛刀鈇者懐價而來能有得其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德無有猶不足以大其門然且樂為之下子胡不怪彼而獨怪於是大者桀冐禹

紂冒湯幽厲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推知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於敗為世笑僇斯可以甚懼若求茲步之實而不得釜錡錢鎛刀鈇者則去而之它又何害乎子之警於是末矣余以為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若是者則有得矣嘉其言可采書以為志

截冠雄雞志 李翱

翱至零口北有畜雞二十二者七其雄十五其雌且飲且啄而又狎乎人翱甚樂之遂掬粟投於地而呼之有

一雄雞人截其冠貌若營羣望我而先來見粟而長鳴如命其衆雞衆雞聞而曹奔於粟既來而皆惡截冠雄雞而擊之曳而逐出之已而競還啄其粟日之暮又二十一其羣棲於楹之梁截冠雄雞又來如慕侶將登於梁且棲焉而仰望焉而族望焉而小鳴焉而大鳴焉而延頸喔咿其聲甚悲焉而遂去焉去於庭中直上有木三十餘尺鼓翅哀鳴飛而棲其樹顛翹異之曰雞禽於家者也備五德者也其一曰見食命侶義也截冠雄雞

是也彼衆雞得非幸其所呼而來耶又奚為既來而共惡所呼者而迫之耶豈不食其利背其惠耶豈不喪其見食命侶之一德耶且何衆棲而不使偶其羣耶或告曰截冠雄雞客雞也予東里鄗夫曰陳氏之雞焉死其雌而陳氏寓之於我羣焉勇且善鬬家之六雄雞勿敢獨較焉是以曹惡之而不與同其食及棲焉夫雖善鬬且勇亦不勝其衆而常孤遊焉然見食未嘗先啄而不長鳴命侶焉彼衆雞雖賴其名既至反逐之昔日亦猶

是焉截冠雄雞雖不見答然而其迹未曾變移焉翺既聞之惘然感而遂傷曰禽鳥微物也其中亦有獨稟精氣義而介者焉容雞義勇超乎羣羣皆妬而尚不與儔焉況在人乎哉況在朋友乎哉況在親戚乎哉況在鄉黨乎哉況在朝廷乎哉由是觀天地間鬼神禽獸萬物變動情狀其可以逃乎吾心既傷之遂志之將用警乎且可以作鑒於世之人

戕竹志 宋歐陽修

洛最多竹樊圃碁錯包篺榯筍之贏歲尚十數萬緡坐安厚一作侯利寧肯為渭川下然其治水庸任土物簡櫪芟養率須謹嚴家必有小齋閒館在虧蔽閒賓欲賞輒腰輿以入不問辟疆恬無怪讓也以是名其俗為好事壬申之秋人吏率持鎌斧亡公私誰何且伐且桴不竭不止守都出令有敢隱一毫為私不與公上急病服王官為慢齒王民為悖如是累日地榛園禿下亡有嗇色少見於顏間者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噫古者伐山林納

材葦惟是地物之美必登王府以經於用不供謂之畔廢不時謂之暴殄今土宇廣斥賦入委疊上益篤儉非有廣居盛囿之侈縣官材用顧不衍溢朽蠹而一有非常斂取無藝意者營飾像廟過差乎書不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君子節用而愛人天子有司所當朝夕謀慮守官與道不可以忽也類推而廣之則竹事猶末

啞娼志　明楊維楨

啞娼者錢唐娼家女也生無啼聲三閱歲不能言至十

歲終不言笑則啣喙露齗怒則嗌嗌云父母決其啞無疑因呼為木哥且喈曰予門籍娼娼以音為伎今乃啞若是何待乎欲棄之其父曰女雖啞於口勿啞於耳目手足也年及笄天質秀麗中益警頴工絨緋能教以琶箏箜篌及七盤舞蹈之伎靡不精審富貴家諱所病而求其長輒與他名伎並進既笄貌益揚藝益工京師有大木賈過錢唐聞啞娼名求見即大喜倍凡價聘之左右曰娼以聲取悅啞而倍價以聘何過愚賈笑曰非若

所知也婦類以長舌敗人之家內讒寢而後家可長子聘無長舌不聘工歌且笑遂挾之歸京師買侍姬百十人聞啞娼至皆掩口葫蘆之未幾啞娼寵顓門買一飲食非啞娼不甘且私賀曰吾今而後知婦言之不入吾耳啞娼亦心自語曰不聾啞不婀娜侈然自隆重宴享非尊右不居服飾非珠珍不御諸姬雖心忌又咸得其不能言皂白於主故又心幸之買元婦既歅諸姬遂迎主意推啞婦為繼內數年為買誕子者三長曰傳嘿次

曰傳訥傳忍後傳嘿以陰重不泄得出入禁中且得美官啞娼受封號族至今推為婦師云抱遺子曰予聞道家書有綠霞女以塵心墮世為啞啞娼者亦陰仙之質非歟然娼以啞病亦以啞遇誠使啞娼才色工之以語言文章則所遇未必爾借遇亦犯娼求其終榮者寡矣嗚呼士以語言文章遇主而訖以語言文章為身之讐孰愈啞娼耶

志血櫃 楊維楨

四溪沓吏其積金若干盛以巨木櫃自喜曰吾櫃可支吾一世吏積若干遺吾妻妻虩然曰金櫃非金櫃乃血櫃耳吏問故曰棒頭舊血漸新血櫃裹黄金壓白金櫃金非血乎血溢沈爾軀若何曰沉則吾在金穴矣曰汝且與金同血又𢵧取穴吏不悟明年以犯律贓殺籍其金妻乞櫃貯尸焚之客有弔者呼小吏吏血血湛軀大吏吏血血標杵鐵史曰貪吏妻獨賢惜不得姓氏客弔辭尤警錄以語虐貪

志殺虎　蘇伯衡

余至高溪之七日有虎夜踰其子甲垣攫其豕豕咿然作聲甲意穿窬也亟舉火燭之不見豕而見虎迹焉黎明與二弟俱躡虎迹覓豕行至黃土隴見兩虎叢薄中呼曰虎在此虎在此鄉黨鄰里幸與我共殺之不者不惟吾家被其攫諸公家之豕亦恐不免不惟豕不免害且恐及人於是環高溪一聚壯者操叉與挺弱者聲銅鐵器往助甲虎見衆前且行且咆哮作聲威翼以懼衆

衆不為懼益鼓譟環之虎乃躍而起甲之長弟遽揮挺擿虎虎怒爪之其右股被創甲之幼弟奮戈刺之自喁貫脇一虎隨斃其一猶咆哮作噬人狀然聲戰慄僅若牛鳴衆知其無能也直前刺之於是兩虎俱斃刳其腹豕固在也虎於毛蟲中最暴戾人聞談虎且猶膽掉畏之而况敢攖之乎使其據深山大谷雖日攖麋鹿雉兎以自肥孰得而斃之哉顧恃其暴戾縱逐逐之欲入墟市攫人畜而弗忌得一豕竟殞其命悲夫世之人自謂

威權足頼而貪欲無顧忌者其亦知所鑒也乎方甲行覔豕惟二弟從率先衆人刺虎亦惟二弟詩言外禦其侮必兄弟豈不信矣哉甲喪其豕既而斃兩虎誠若快意者然為酒食以勞鄉黨隣里費抑夥矣一弟又幾不脱於虎口持虎皮上送官人莫不謂其得厚賞以其皮之傷也韋於吏議迄弗之賞然則出死力損家貲以除暴虐者工功幙府而欲文法吏無吹毛求疵而欲沾賞典矧可得乎矧可得乎

二研志　祝允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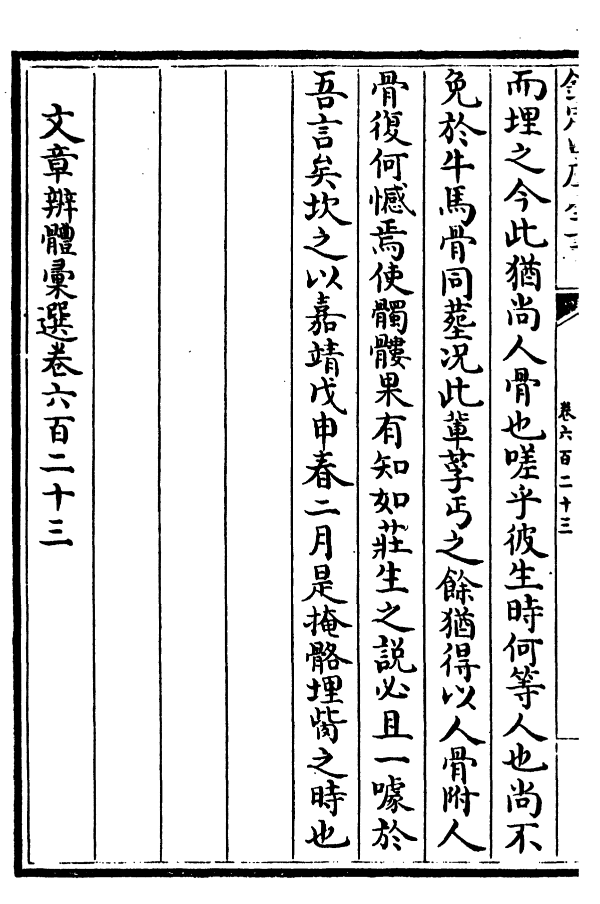
少宰太原公示客二研允明獲從觀焉其一形中規有柄可提銘以璧海而系之辭魏文靖公遺也一正圓若鏡山人耕土得之以呈公而公自銘者也二石皆良材固當甲品然而材之良不止是獨是著焉以其屬之公也即公之蓄固亦不止是獨是著焉以公嘗取而表之也天下之物之良而繫乎取而表之斯著焉者亦多矣乎夫流發磅礴而異厥鍾者天之氣也凝合以成質粹雜

高下不可以遷者地之宜也隨其稟以效用過則敗嗇之而不究者物之材也求之乃獲表之乃貴利器以善事者人之術也天下之撰則皆若是也夫而豈惟二研然哉於是亦有以察公之莅斯世也夫研之遇取而表也以放之則山龍一人以卷之則袞摭百王此其不負公者如以辭而已也殆非研之所以望於公而自効者也非天地之所以生研而屬之公之意也小子敢云

瘞河壖枯骨志　唐順之

髑髏完毁凡若干具其髆髃髀骱脊膂諸雜骨無筭蓋出乎犬猪烏鳶所饜飽與夫日炙爨燒風銷水齧之餘而僅有存焉者自癸卯至乙巳東西荐饑流尸順河而下多於河中之船逮水落不能浮屍遂積壘河壖久之維古昔時遇饑饉疾疫則有荒政以聚民其不幸死而暴露則又有掩骼埋胔之令惜哉其不遭乎此時也褚生滔書舍在河壖余與弟正之數往焉每相與散步河壖之上則見泥滓閒圜者如破甌㯃者如枯株碎者如

沙礫紛然彌望白日照之星星玭玭若尚有光怪余三人者哀其澌滅且盡也命役夫裒而坎焉嗟乎古者塟則旌之以銘旌者别也銘者自名也若曰是其人之骸云爾雖後百千年有得之者亦識之曰是其人之骸云爾古人之於骨骸嚴而别亦不欲其混也若是今乃以五方四裔雜流異業之人而又以殘毀不完之尸爾髆我股甲脊乙脇轃於一坎若蔌茸亂蓬然亦重可悲矣余嘗見元人發宋諸陵事火其尸以其餘骨雜牛馬骨



而埋之今此猶尚人骨也嗟乎彼生時何等人也尚不免於牛馬骨同瘞況此葦葶丐之餘猶得以人骨附人骨復何憾焉使髑髏果有知如莊生之説必且一噱於吾言矣坎之以嘉靖戊申春二月是掩骼埋胔之時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二十三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二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志九

錦衣志 明王世貞

燕王初起師師蕩山東度臨邑臨邑書生紀綱叩馬首請効王與語恱之綱善騎射頗目法家言便辟應對精刻詭秘耐逆鉤人意所嚮先發以為績王日益幸愛之

既即位擢綱自忠義衛千户為都指揮僉事治錦衣親兵復典治詔獄天子既繇藩國起以師脅僭大位内不能毋自疑人人異心有所寄耳目矣綱覘之益布其私距日夜操切陰計間上上大以為忠暱之謦咳亡間即淇成諸公號元勛見則自匿引不敢以身比數而綱小人也遂驕窮意為非行僚屬指揮莊敬袁江千户王謙李春等故無賴曲侍奉綱相緣借奸利數百千端上久亦頗悟疎之中貴素仇綱者白發其端上令給事御

史廷劾下御史院按驗俱有狀上大怒即日捕誅綱磔於市仍夷三族而令御史院罪狀綱其畧曰謹按故都指揮綱儇薄駔儈陰飲陽卻攩拟蠆尾包藏凶心積稔惡極未易指數按綱前後使腹心幹偽為詔下諸司鹽場勒鹽四百餘萬還復稱詔奪官舶二十艘牛車四百輛載入私第勿予僦人牛立槁又即獄喝持大賈數十百家家索賂不等為黃金三百五十兩白金二千兩鈔四十五萬貫帛千五百疋又挾詐取交阯使黃金八十

兩金盆一異寶二十枚奪民人倪貴等第舍莊宅十七所計直金三十餘萬匿縣官子民地八所直二十餘萬從籍故晉王乾沒黃金五百兩金盆一寶劍二白金鞍轡二又從籍故吳王沒琴瑟御龍服王冠還輒衣故王冠服坐高坐置酒命優童真保道真吉祥等效伎樂奉觴上壽呼萬歲徐勞卿等無恙敬舉卿之觴綢諸所用金裝八寶環八寶帽飾玉盞玉水池硯珊瑚犀毗玉束帶紅鋪床玉石馮几咸飾交龍日月星斗度如乘輿副又

上所怒内侍右班當下綱論棄市者輒將至家具洗沐好食食之陽為言見上赦若誘取金帛且盡更數日將至市殺之而先日以行刑報嘗喜道姑陳氏姿首欲買置媵為都督薛祿所先怨之遇於大内持钁钁祿首腦裂幾死祿懾噤不敢言又道恚都指揮伊實特穆爾不避誣持其冒賞事捶之死綱家蓄養亾命耗山劉等多造鐵甲弓弩萬計腐取良家子十八以下數百人充左右役詔選嫔好才人既試可令暫出待歲綱輒簿錄其尤

者內之别以次塞莫敢問吳人故大豪沈萬三子文度萬三生嘗伏法高皇帝籍没其家所漏貲尚富而文度頗為人把持其短患之因綱舍人匍伏見白進黃金百兩白金千兩龍紋被一床龍角一株竒寶十具異繒綺四十疋願得從贄御列為外府外廏歳致粲六百石鈔二十萬貫醞百石布帛以時進食餌羞果以月進綱許之仍語文度吾后庭未充若為我吳中徵好者不為數文度因是挾綱十五而分民間室亡誰何者綱自維威

日重重且迫上冀得所欲當端午上射柳綱私其司射鎮撫龎瑛曰我故射不中而子折柳鼓譟以欺兵部尚書御史既射綱謬為不中瑛折柳鼓譟竟射無糾者綱乃喜詫曰是無能難我矣按綱為天子腹心臣負委任妄意不軌擢髮不足數罪罪誠當萬死其僚指揮敬江千戶謙春鎮撫瑛比周為誣罔當死并諸應從坐人以輕重受條詔曰可須示天下自紀綱誅終文皇帝世錦衣衛雖典詔獄晝可領諾而已欿然中消不復能望綱

矣

其二

英宗初理衛事者指揮僉事劉勉指揮使徐恭咸文無害上年少中貴人用事者王振張甚弟山海俱緣振官指揮治錦衣事貴顯矣然俱盛年擁珍重漁色而湛飲多鬬雞擊鞠狗馬之好不事事事頗推䌇馬順馬順者亦指揮也以義子事王振見必膝行蘧除戚施振甚暱嬖之國子祭酒李時勉有所忤振陰令順行其伐廟木

事囊三木廟門久之始釋有雷震奉天殿鴟吻翰林侍讀劉球應詔上封事語多侵振振大怒而會編修董璘言太常用道流不稱請自為卿共祀忤上下獄順榜笞璘使引球為具藁草即朝班中捽之出球不知所坐款第曰若曳振死我死即訴上帝耳竟與董璘盆死獄家人行求屍順故麋之弗得也而順有子年二十餘病羸久困矣欻起持順髮拳且蹴之曰死老奴令而異日禍隃我我劉球也順再拜謝罪不可俄而子死中貴人振

以上北伐虜也先陷土木敗聞時郕王監國朝羣臣伏闕泣請籍振家并誅振弟指揮山海未報衆忿闕無所泄而馬順前謂衆姑已胥後命給事中王竑直前提捽順曰是非奸人黨耶衆趣前擊殺順須臾血肉壒起不可辨矣王恐乃下令誅山海籍中貴人振家因併籍順畜藏金珠無算於是理錦衣事者指揮畢旺碌碌循職而已而英宗之在北營也校尉袁彬始得見袁彬者少以材力射生選從刺姦緹騎既從征没虜麾下牧馬矣

久之乃使侍上上方坐橐駞帳中咄咄無所出得彬甚喜彬溫美多計數善言笑時時為隱語悅上獲一羊髀烹而共啖之晝斧薪伐木夜則以背承上足而寢虜挾上攻雲中轉戰上谷遂躪關而下趨京師小不遂輒欲僇殺彬上至為泣請之不得而哈銘者故夷種官為賜姓楊以譯鞮從陷虜頗幸也先間以詼諧解之僅免也先欲使妹尚上上謀之彬曰不可請辭以返國而聘彬嘗病中寒上親為治糜啖之身壓彬背汗洽良已及朞

上還稱太上皇絀彬勞僅拜錦衣百戶太上皇還為皇帝即日召見彬語絮且泣超為都指揮僉事理錦衣事賜城東甲第一區引太液池穿中御溝達之黃金十鎰白金二十鎰綵綺鹽醪醞醬乾餔充實又加賚妻異繒精鏐各有差擢楊銘千戶賜半之間夕宴對畧用家人禮然彬畏滿好避而同列門達逯杲顯達初以錦衣校用文無害理鎮撫司積功次稍遷至指揮而其所任校逯杲繼起與同列上故緣中貴人吉祥及忠國公石亨

復大位德之而二人驕干請不已上心厭之欲稍稍削其重以屬彬固謝不敢乃屬杲杲數伺忠國公罪狀聞上併其從子定遠侯彪誅之上益貴重杲理篆者都指揮王某取充位而已杲遂持吉祥陰擬之急乃與其從子昭武伯欽謀以五鼓從騎就謁杲出見之欽拔刀手斷杲頭攻長安門不下尋就擒詔族吉祥贈杲右都督彬請急不任而門達獨重達佐理衛得兼治鎮撫司鎮撫於錦衣屬也而得專治獄或上有所怒特下與緹騎

賊曹鈎發者俱以委鎮撫獄竟自上請可否毋由錦衣大僚達為人沈敏善計筭所讞恒規上旨而決時上業已誅曹石内惴不自安恒借達為强而達多所陰猷累遷都指揮僉事治鎮撫如故時上最所禮信者李賢達次之每朝而左顧則命賢右顧則命達賞賚無筭而達内害賢寵譖於上曰是嘗受陸瑜金酧尚書者上疑之不名可半歲而袁彬猶以義故位達上達知上薄之搆以死罪劾奏上不樂曰是負我者然故人不死足矣此

外以任若達退則執彬下獄脅以火五毒更下彬不勝苦且誣伏矣而燕中少年楊賢者嘗為漆工尚方奮曰袁公上魚服侶也門達何人而輒害之因上疏詆達姦惡數十百事事有指而極稱彬枉且有社稷功不宜罪詔併下達治達恚摭賢至百餘賢恐遂死不得白謬曰吾有陰事欲告公達令徙與前前迺薆達耳曰吾小人何辦為此李學士草耳達大喜趣罷笞出湯沐沐賢醪肉食之持牘面訴曰李賢令楊賢中臣為袁彬地獨不

畏陛下法乎上曰明於東朝堂辨之之東朝堂楊賢度上已集羣臣出餘内大呼曰天乎寃哉門指揮醪肉食我而令引李也李學士貴人吾何從見之且吾死固分奈何寃他人為也上悟趣出袁彬令分司南都餘俱置不問然自是逵寵漸衰不復寄腹矣居一載驛召袁彬還職寄如故上崩李賢益重逵内不自安出怨望語御史言之詔執赴法司論戍嶺表濵行袁彬帥僚出餞郊墅握手語繾綣已揮囊金為解裝良厚衆咸多彬不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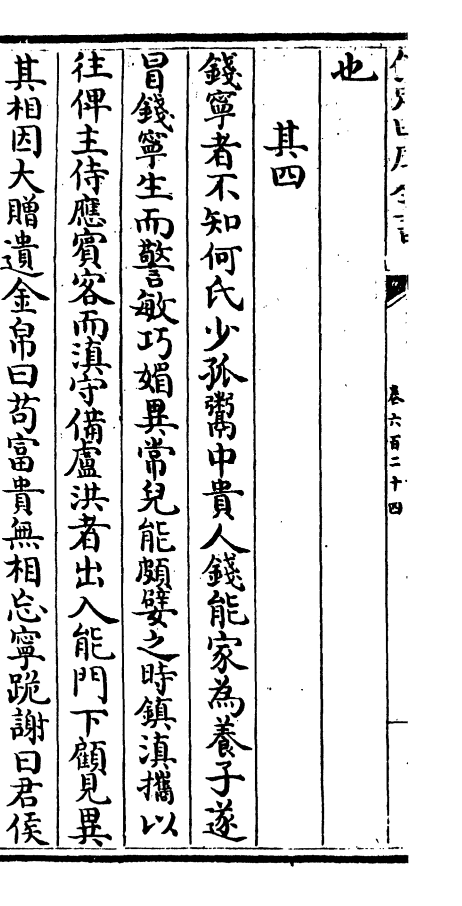
惡有古長者風彬再遷掌衛事至都督僉事乃卒

其三

孝宗皇帝仁聖委法秋官御史臺廷尉嘗曰與我共天下者三公九卿也以故緹騎逆自斂不敢有所為而其帥如季成李珍趙鑑亦後先逡逡守祿俸而已獨牟斌以指揮領鎮撫有聲斌字益之博學曉文義為儒衣冠其所理恒傳經而法戶部郎李夢陽嘗奏封事言壽寧侯忤旨下獄斌曰郎封事大善即言壽寧胡不指其實

及諸羽翼耶夢陽曰慮置對耳斌曰置對則奚難吾能剪厥羽翼也因傳經牘具上夢陽得不貶正德初劉瑾持中權逐大學士健遷而削尚書韓文等籍而諫臣劉茝戴銑等數十人後先下詔獄斌輕刑奠居曲為申救御史任諾懇諸僚草奏署其名已實他出不與也斌曰古有恥不與黨人名者公為忠悔耶劉瑾復要斌去奏首權姦事斌不可而顧語同列曰存此諸公臣節庶幾白他日乎宋鄒道原以失先奏被害吾儕何自計為奏

入瑾大怒望斌又偵知其庇言官也矯詔廷杖之垂死謫戍邊劉瑾誅驛名斌還領鎮撫如故知府劉祥摶其守閹因相論奏中貴人張雄者納守閹賂陰喝斌令歸曲祥仍為閹導賂斌不可雄恚挾詐陷之安置武昌感疾卒斌之再起也長子喪工部循故事官為賻三百金斌指其存者二子曰吾司刑不道天禍一子懲而受金行及此矣蓋庳屋澈衣再遭譴怡怡若素云相臺崔銑記其事盛稱服斌謂直節懿行即名經術士大夫蔑如



也

其四

錢寧者不知何氏少孫鬻中貴人錢能家為養子遂冒錢寧生而警敏巧媚異常兒能頗嬖之時鎮滇攜以往俾主侍應賓客而滇守備盧洪者出入能門下顧見異其相因大贈遺金帛曰苟富貴無相忘寧跪謝曰君俟幸厚奴既爾何愧之也洪曰不也若不見衛將軍者侯乎寧日以重錢氏而會中貴人能死推恩家人寧得受

錦衣百户上時從諸中貴人微服縱射游獵自稱朱壽若張公子事者寧始緣馬永成見上於豹房為握槊走馬手搏諸戲上大悅絕愛幸之賜國姓命為義子俄進指揮使領衛事諸詔獄緹騎刺姦悉隸屬焉凡所從幸南海北苑網魚兔射狐豕手猛獸出上谷西之雲中穿塞直抵延綏徑虜廷而後歸寧又進錢永安亦賜姓官至右都督寧遷為左都督使事如故遂大煽簸威澤所頤指諸司毋不惴惴承奉恐後而或意間向背者輒取

中旨行之而盧洪亦用寧力進叅將鎮金齒嘗故勘殺平人二煅其屍及奪民居財産萬計事發寧以屬御史唐龍龍不承抵洪罪寧憾之甚未有以中也寧故繇中貴人進乎中貴人則易之寧見陽爲恭謹叩頭稱死罪上嘗怒中貴人張永欲殺之皇太后爲請不能得賓客居間屬寧寧曰吾力能得之顧諸公居一何魚肉我耳乃究轉爲上解永果免中貴人則改事事寧矣而諸省總鎮監鎗督撫貂璫大臣請事者以萬金爲薄擲弗顧

然寧所進江彬許泰神周者俱有寵寧獨能以謹身和
柔媚上而已耳不能如彬等武幹又日夜譖傾寧居無
何寧王宸濠反誅事連寧下朝堂按問具狀會肅皇帝
立獄上其畧曰故左都督寧夤緣中人托號義子濁亂
國姓玷汚天秩諸所頤使同於山嶽及非受上云何詐
稱得請或口授王綸或手寫御筆前後傳奉大小職官
脅取方鎮郡邑文武金寶瑰異直巨百萬其姻族錢永
安子傑等貫魚驟進翼虎自肥咸辱國姓至都督都指

揮等官故寧庶人宸濠以復護衛請行萬金寧為下兵
部允之倒授阿鈷故滋叛柄又以按察副使胡世寧條
列庶人不法狀庶人恐復行五千金寧捕世寧下獄煉
質萬方遹戍遼左上未有太子庶人有子自以疎且非
次不當立欲伺上間内入東宫復行五萬金寧陰為契
約假以進香取留報庶人金玉帶各二闈裝七寶帶一
奇繒綵十為御書加璽詭言上賜庶人大喜列牙受賀
令其國僚衣紅四十餘日庶人前後問謝行金約十餘

萬會御史蕭儀發其反謀將置獄者就按石室霄書寧
信旦馳報令先發制人已從中起大事易就庶人反今
連寧寧有危社稷之心罪惡萬狀宜據法磔裂夷三族
亡少長皆殊死詔曰可籍其家黄金可萬斤白金三十
萬斤白玉帶二百五十束獅蠻帶二束祖母琭佛像二
胡椒千五百石他奇珤弓弩器甲名畫稱是斥賣園宅
直三十萬萬計增益縣官二歲賦錢永安等皆從坐誅
寧為人狡陽敬禮士大夫樂施予雖誅人頗有稱惜之

者

其五

代寅者陸炳炳少以力幹稱強敏通書數嘗一登武舉遂自指揮數遷為左都督或云炳嘗從上幸承天行宮火炳以宿衛排宮門負上出於焰上心德之不欲顯其狀故炳事無傳者其官獨驟貴異他人莫測也炳既繳起代父執衛政其同列皆父黨炳陽為敬事之而徐以計去其易已者又能得閣臣心以故日益重嘗捶殺兵

馬指揮為御史所繩詔弗問大學士言故愛暱炳炳亦事之謹甚而亡何御史糺炳亂醝政擅榜禁小錢諸不法狀言欲從中下捕治炳行三千金解救不得長跪泣謝罪乃已炳楚士銜大學士言刺骨而會言與其同列嵩爭寵不勝免炳合謀嵩發言所與邊帥關節書上怒為誅言大學士嵩更德炳且奇之引與共籌筴矣炳所選用衛士緹騎皆長安中大豪善把持長短者多布耳目所睚眦無不立碎然其屬小犯法即置之死而炳方

得幸上言無不從夕趨走麾下唯諾者晨拔置同列故其下甚畏炳而慕趨之恐後咸寧侯仇鸞以大同帥入援總天下兵權勢張甚無所不狎侮視大學士嵩蔑如也而獨意憚炳炳亦曲奉之不敢與鈞禮而出重金帛結其所親愛探得鸞陰私鸞病死炳即行其謀反狀族之累加太保兼太子太傅中貴人馬廣領東廠者也李彬司樞密者也其人咸耆宿握重自恣炳前後刺其罪下獄死京中外惴惴重足不寒而慄凡豪貲滿萬以下

少酒食過輒收而籍之亡遺者然浮慕義名居之又好為敬禮士大夫士大夫即上所甚恨下詔獄廷杖緩之不令死以俟上怒解即貶戍出金錢治道里飲食費不惜也炳既貴驟得薦紳間聲而又善上所親近者中貴人司禮錦元相嵩咸與炳結婚姻盤據相重矣上彌益幸之名入侍西苑直供奉青祠加兼少傅食伯爵奉炳又益遴緹騎驍勇者七千人別置裨將領之而其所名募畿輔秦晉齊魯間駢脅超乘跡射之士以千計衛之

人鮮衣怒馬而仰度支者凡十五六萬人大司馬持其籍仰屋歎而已元相嵩既已縱其子攬文武選權而炳從中調停各曹事亡所不關白方鎮督撫大臣非乂故而錢通者以八九給事御史自跪門下者亦十之三四炳所畜金珠奇異以巨萬計甲第膏腴擅燕中而其歳出饋遺宰相中貴人亦以萬計時又有朱希孝者領巡捕希孝成國公希忠介弟也用兄任數遷至左都督加太子太保希孝寛然長者不恥爲屈得元相驩然炳既

以勢望廹其於元相外相倚而已不能如希孝還往無間也然希孝事炳卑下多避炳以故無意害之嗚呼錦衣一禁校耳其領宿衛則光祿勲也刺姦則司隸也至炳而分將相任極矣一重於紀綱再重於錢寧三重於陸炳其究乃位師保衆綸綍不亦殆哉炳所與共事者都督高懟麥祥黃湷此皆中貴人子弟飾輿服肥酒食宮室苑囿聲色以娛其身如是耳此乃炳所羞接席者何足道哉

星變志

萬歷丁丑十月朔異星見西南歷尾箕而進光芒長亘天狀若練氣成白虹輦轂洶洶先四日江陵張師相居正聞父訃翰林當有治喪者吳編修中行趙檢討用賢皆其所校士往治喪二公者文章行誼雅重於時內閣馮保挾沖主權重柄於宮闈江陵固交畀事之共計新鄭元相高拱去一意擅威福專賄賂以諸子為馮之義兒因占制科鼎甲而自居太師稱政府刑名刻覈其間

羽翼耳目幺麽牛馬藉氣力而齮齕人者率多卿省兩衙門人其幸昵之奴游守禮者横倨甚睢盱縉紳間俱以楚濱呼之先是御史劉臺按遼時上疏發江陵之奸語切直首犯其鋒逮赴詔獄編伍去而疏中實先言其奪情戀位遺親云其聞訃之夜漏已下二鼓而昧爽時特旨即從中出留之内豎將司禮之命絡繹至附耳躡踵而江陵時作犨曲狀受意指於二輔臣引奪情例以聞天語慰勉損䝨殊至蓋曠古異典衹在聞訃之一二

項謂非密畫夙構者耶迺初辭疏中云守制是常禮小節且云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又一二日即平章幾務於苫塊中辭疏僅至再忽自請留京守制以次馳驛回籍營喪事時編修吳中行遂稱疾杜門而檢討趙用賢則與沈修撰懋學時時過學士王公錫爵所慷慨欷歔曰波流瀾狂砥之障之豈無其人乎臺省諸諫官望頤承旨聯名乞留疏既上而位九列者復四出囑其長為倡以效之士大夫咸埀口結舌噤不敢出一語

翰林二公觸目激衷各有伏闕上書之思而各不相聞問也草數具謂史臣無言責姑俟有先發者足以明大倫伸正義足矣至十六日檢討過編修所抵掌談時事詞意激昂殊勃勃因徵洩王學士痛憤語次述沈修撰貽書李司徒幼滋云師相之歸宜決臺省之留宜寢李蓋為江陵周親所雅善者李答書以沈所言宋頭巾語此宋之所以終不競也今師相不奔喪是聖賢之道直接揖遜征誅而得其傳者本朝惟新建可與言羅生正不

達此耳又次日沈修撰私相語曰臺省有疏則臺省無言矣翰林風化之原繼文毅而起者誰歟編修遂出袖中草示檢討讀之扼腕拊膺芒芒然策馬歸亟草疏矣是日編修叩關王廟曰欲有數陳諸無顧惜第吾有母老矣猶得餘生返故園乎若奪官貶秩甘如飴也沈修撰從檢討所聞之亟過編修為覓寫本者沈復謀之王學士學士又亟過編修學士曰三綱淪九法斁舉國若狂矣士氣摧阻世道陵夷至此哉索疏草讀曰此所謂

笑嘻之怒甚於嫚駡者君能置死生乎不能則不可為
也編修領之曰齋心舉念時業已辦此矣學士淚潸潸
承睫而別十八日編修書首上即過江陵所投揭帖揭
帖入久之傳語曰這本不要上編修曰業已上傳語曰
既上復何言回家候旨耳編修曰這本替老爺陳乞恐
朝廷怒耳豈意老爺怒左右但作揶揄狀編修復過王
學士馬宗伯各投以揭帖學士院長宗伯館師也學士
業已聞第曰代為籌之恐不止於無官當有罪矣宗伯

歸薄暮亟索燈讀之拊掌擊節曰本院生光吾黨貟愧我與典禮之宗不忍囁嚅特以地位相逼為嫌耳遣侍吏入記室取陳左都瓚刺來刺云師相之事公卿宜乞留宗伯亟倡之疏上慎勿遺我名時左都春秋高病甚請休沐已久宗伯書刺尾云嗟乎此老之病必不起矣以其心之先死也素以硜硜著聲今若此古稱蓋棺論定信哉因顧編修曰我之情見乎辭矣十九日趙檢討之疏上二十日編修偕檢討同赴闕候罪二疏俱留中

不發消息幾微掖庭掃除輩有縮頸吐舌者時以星變
火災建醮停刑又知必有繼起者故稍待也師相之怒
甚盛招劉榜眼瑊入幕語之曰吳子者我極愛之且有
厚望望其為伊周何乃做一個羅一峰便了他一生羅
一峯有甚好處要學他繼之者趙子二子將座主先生
立名可乎昔又有劉臺者是誰瞎眼取這等門生語多
悖盭而劉榜眼者因承命過編修條詰之謂若好名不
宜以座主為餌編修應曰不獨我好名亦欲以好名成

師相忠孝之節正所以報座主座主之名完則門生之名不得成矣師相豈以刑威殺戮足以鉗懾人人固有視死生如旦晝者榜眼復之江陵所迓命而怒愈甚王學士會翰林自宗伯而下數十人求解於江陵江陵拒不接而王學士獨徑造於喪次曰本衙門兩生狂妄望老先生務宥江陵云疏留中我不得預聞聖怒不可測學士曰即聖怒亦為老先生而怒語未訖江陵忽屈膝於地舉手索刄作刎頸狀曰你來殺我你來殺我學士

大駭異遂趨出乃知事不可回矣學士遇劉榜眼於門
厲色峻語曰若與吳趙二君素有隙當此危急非若落
石加膏時也今日之事在足下二十一日二公席藁俟
於東長安朝房而秦中書柱者編修以身後事為托者
也不侵為然諾改服挾醫周旋於二公甚力而不匿聲
跡竟見坐為黨至削籍云二公者相對竟日舉酒酌忻
忻也兵番漸已圍宿而江陵家僕隷變衣裝伺察者旁
午道路以目追睊矣復聞有兩刑曹者為員外郎艾君

穆主事沈君思孝二君則共上一疏也沈主事與檢討
交因過之出其疏語多訕訐編修則曰事激矣吾輩當
無復生理蓋語愈傷怒愈盛而罪不重恐言不止也江
陵亦彷徨遣飛騎走卒伺探諸曹中稍涉形影亟囑其
所私客慰諭以阻之徐爵游守禮往來密勿者數十番
而謀始決旨屢易屢重兩夜徵傳四人者皆杖戍編修
與檢討席地卧各以一兒子侍第曰事屬綱常言傳簡
冊吾得死所矣是日都人集長安道者千萬雖販夫庸

子願望見忠臣羊采朝房陋不能容至壞楹毀檻入矣
晴煦中陰雲陡結天鼓大鳴慘黯失光者移時而校尉
數十出如捕虎捕梟就逮時以繩榜腕以鐵鎖繫兩中
指指須臾黑漲不可忍前押後擁先兩翰林而兩刑曹
隨之兩翰林舉酒盡一卮顧戚友輩曰吾事畢矣復顧
兒子曰吾死不懼亦不悔無它言空囊懸罄只以十金
買一棺殮我蓋稱家之有無亦明我之有罪也辭色從
容笑而入每入一門門即合正如世所云陰府地獄者

兩刑部徽有許詈語謂吾輩為天倫民彛耳原不得罪名教亦不得罪朝廷旁有中貴人私相詫曰朝廷且不知也四公言廷杖時周廬環列羽林軍戈戟森嚴廷中杖如麻執杖者如林佇司禮乃出綰銅符者服虎章者趨蹌於其間大喝帯上犯人來自此後每一喝則千百輩一喊聲以應其震撼若天地崩裂者二翰林同受杖而二刑部繼之先唱跪下宣駕帖宣訖唱拏下倐忽遂縛定唱打棍的唱着實打六十棍唱五棍一換唱着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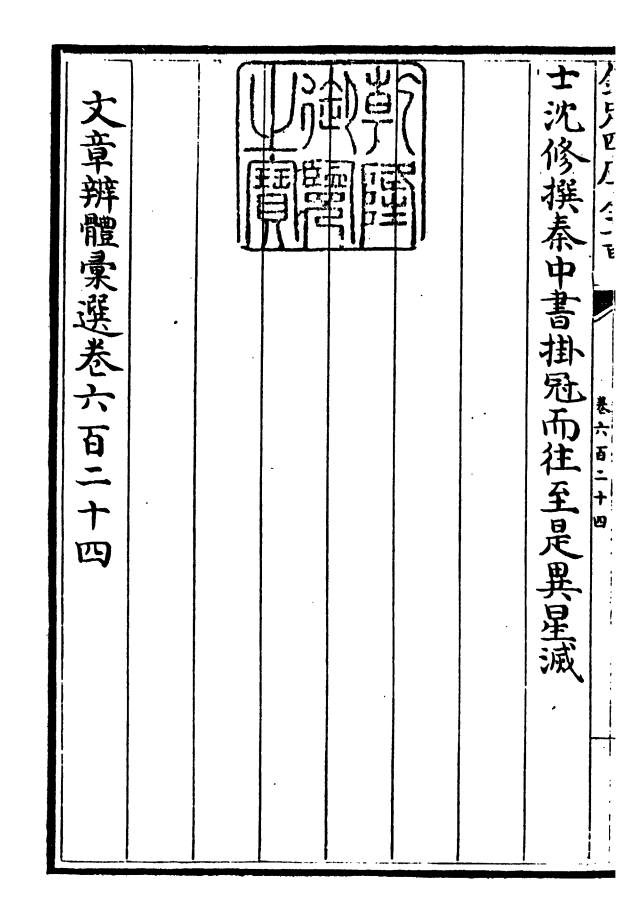
打一校尉乃執棍出班立唱閣上棍乃閣棍於股上唱
打乃始打至三棍則止又唱着實打至五棍則又止一
校尉復執棍出班立其唱其喊應俱如前五棍時葢六
十棍凡十二人唱閣上棍唱打凡十二聲而着實打之
唱則二十至此則世所稱陰府地獄恐無此光景初如
泰山壓卵糜潰而不勝也又如熱油灌肌焚灼而難禁
也既而體膚若非我所有者至周三四其痛苦更追心
刺骨愈多則愈不堪思以不速斃為憾惟氣定志寧神

不亂故醜不揺司禮睜目解頭杖畢報棍完唱採下去四校尉以布袱曳之出至長安則以板闥舁之行赴户部又赴京兆赴縣馳頓自已至酉三十里而道路嗟吁追隨擁塞不得行檢討差强忍進粥一二箸編修瞶眩去亟投藥一丸昏黑出都門始醒而息猶奄奄微也謂其時神魂遊蕩飃飃若無所棲泊耳中數數聞神人語云此天地間正氣天地間正氣豈冥冥中果有黙佑陰隲者耶二刑部則加鐐鎖且禁獄中三日始僉解發戍

更辛苦也講讀趙志臯張位于愼行張一桂李長春田一儁修撰習孔教暨沈懋學俱有援救之奏格不入而鄒進士元標則懷其疏俟於廷見四公受杖旁覩發憤切齒頓足俟杖畢上疏編修𠑽寓都門外有公卿走慰勞者邏卒飛騎一一籍記之而廠衛之命至僅二日裹創徙去鄒公復杖於廷如二刑部矣中書策馬隨編修三十里而暝投宣靈廟宿焉又明日抵灣檢討𠑽寓稍遠亦以是日驅之去妻子流離行李零落病次旅棲寒

燈破壁形影相弔至洛河偶遇故人徽賈張文憲邂逅
風塵頗爲周旋居三日而厰衛之廹逐猶不已也都中
且有榜帖榻之通衢云科道羣狐搖尾翰林雙鳳鳴陽
又云居正身不正用賢相不賢思孝心何死中行道始
全蓄艾能醫病元標欲轉天五賢一不肖千載定須傳
而師相已襲冠裳於衰絰登朝辦事出朝房見客矣又
未幾衣緋懸玉於吉典矣南京六卿曁六科復羣奏乞
留潘尚書晟呂太常雚傅給事作舟王給事蔚張御史

一緄林御史應訓為之倡獨僉都御史張公岳疏請師相奔喪而全大節御史諸公鴻謨疏乞宥狂愚諸臣而沈修撰懋學貽書方司馬司馬時攝冢宰事計吏將有所中傷也又三貽書江陵冢子伸經權忠孝之辨長牘娓娓殊激切中所甚諱者內侍中涓稍稍傳宮闈語思中外結約必欲爾甚不得已云而江陵計畫亦勞鬚鬢頗改焉二刑部暨鄒公諸就道而二翰林猶得在床縟剜去肉數十臠大盈尺深入者餘寸竟空一股云王學



士沈修撰秦中書掛冠而往至是異星滅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二十四